

增廣智囊補

馮夢龍重編

第六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捷智部敏悟卷十八

剪綵成花。青陽笑之。人工則勞。大巧自如。不卜不筮。匪慮匪思。集敏悟。

司馬適

晉惠帝太子適。自幼聰慧。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乃牽帝衣入暗中。帝問其故。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時適纔五歲耳。帝大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于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養士。而令坐費五穀。帝撫其背曰。是兒當興吾家。後竟以賈后讒廢死。謚愍懷。吁。真可愍可懷也。

此大智識人。何以不祿。噫。斯人而祿也。司馬氏必昌。而天道僭矣。適謚愍懷。而繼惠世者。一懷一愍。馬遂革而為牛。天之巧于示應乎。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父吉甫每向同列誇之。武相元衡名謂曰。吾子在家所讀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讀何書。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是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

便知是公輔之器

洪鍾

崇仁洪鍾生四歲隨父朝京以訓導考滿之京舟中朝京與客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形勢導父累勝比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題額索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遂設肆鬻字京師異為神童憲宗聞之召見命書即地連畫數字又命書聖壽無疆四字鍾握筆久之不動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字第為此字不敢于地上書之耳上嘉其言即命內侍昇几復以躡橈立其上書之一揮而就上喜命翰林給廩讀書其父陞國子助教以便其子

按鍾宏治庚戌年十八登進士策授中書不幸嬰疾未三十而妖豈釋氏所謂修慧未修福者耶。

高定

高定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定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夷齊爭之千年高定決之一語彼獐鹿松槐之封徒齒牙得利不足道矣 曾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勣于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賈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亦如徐問之答曰槐樹長孫曰不能復矯對耶曰木傍加鬼何煩矯對王雱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器以獻荆公者問雱何者是鹿何

者是獐。寧實未辨。乃熟視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杜鎬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近親所證者。兄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鎬尚幼。聞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文彥博

司馬光

彥博幼時。與群兒戲擊球。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

司馬光幼與群兒戲。一兒誤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公取石破甕。兒遂得免。

二公應變之才。濟人之術。已露一斑。孰謂小時了了者。大是不佳耶。

王戎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見道傍李樹。有子板折。諸小兒競走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傍而多子。此必苦李。試之果然。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其道有梨。眾爭取。咬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曰。人亡世亂。此無主矣。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合二事觀之。戎為智。衡為義。皆神童也。

曹冲

曹冲。字倉。自幼聰慧。孫權嘗致巨象於曹公。公欲知其斤重。以訪群下。莫能得策。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一較可知矣。冲時僅五六歲。公大奇之。

張翬

張翬。知處州時。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翬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戴顓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也。迎顯。字仲視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脚肥耳。為減臂脚。遂不覺瘦。

用侈便覺財匱。官貪便覺民貧。將侈便覺敵強。舉陷善反。所通者大。

楊佐

陵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作底。用柏木為幹。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得水。歲久幹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唯天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官陵州。教工人用木盤貯水。穴隙灑之。如雨滴。然謂之水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尹見心

尹見心。為知縣時。縣近河。河中有一樹。從水中生。有年矣。屢屢壞人舟。見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見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長短。若干。為一杉木大桶。較木稍長。空

其兩頭從樹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涸其水。使人入而鋸之。木遂斷。

懷丙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功德碑

成祖勒高皇帝功德碑於鍾山。碑既鉅麗非常。而龜馱太高。無策致之。一日夢有神人告之曰。欲豎此碑。當令龜不見。人人不見龜。既寐思而得之。遂令人築土與龜背平。而輦碑其上。既定而去土。遂不勞力而畢。

修龍船腹

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汴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即車入澳。中水完。補訖。復以水浮。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室。永無暴露之患。

蘇郡對門外有減渡橋。相傳水勢湍急。工屢不就。有人獻策。度地於田中築基建之。既成。濟為河道。水由橋下。而塞其故處。人遂通行。故曰減渡。此橋鉅麗堅久。至今偉觀。或云魯班現身也。事與修船相似。

虞世基

隋煬帝廣陵既開渠。而舟至宜陵界。每阻水淺。以問虞世基。答曰。請為斲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即是淺處。帝依其言。驗之。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

周之屏

周之屏在南粵時。江陵欲行文量。有司以犛犢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文。周悟其意。揖而出。衆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以問云何。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文耶。申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杜瓊譙周

漢末杜瓊。字伯。嘗言古名官職。無言曹者。始自漢以來。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乎。譙周因曰。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後即帝皆免為侯。亦此類矣。然則先帝諱備。備者具也。後主諱禪。禪者授也。言劉已具矣。當授他人也。又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

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其無後矣。及蜀亡。競神其語。周曰。由杜君之詞。廣之。非有獨至之異也。咸熙二年。周書板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晉文帝崩。梁武帝臺城陷。武帝語人曰。侯景必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景篡位果百日而亡。

熊火

紹興己酉。有熊至永加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鎰曰。熊于字。為熊火。郡中宜慎火燭。後數日。果燒官民舍十七八。弘治十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部郎中何孟春亦以慎火為言。未幾禮部火。又未幾乾清宮燬焉。

柏人 牛口

漢高祖過柏人。欲宿。心動。詢其地名。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已而聞貫高之謀。漢高祖昔嘗不加禮於趙王。故貫高等欲殺之。

竇建德救王世充。率兵至牛口。李世民喜曰。豆入牛口。必無全理。遂一戰擒之。

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而死。唐馬燧計李懷光。引兵下營。問其地曰。埋光林。喜曰。

擒賊必矣。果然。遼主德光寇晉。回至殺光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于興州。之殺金坪。弘治中。廣西馬參議瑄與都司馬某征徭。至雙倒馬關。皆為賊所殺。寧王反。兵敗于安慶。舟泊黃石磯。問左右此地何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黃如王音。濠歎曰。我國應失機于此。無何就擒。讖其可盡忽乎。文皇兵至懷來。城毀五虎橋而進。又如狼山土墓。猪窩等城。俱不駐營。惡其名也。弘治乙丑。崑山顧鼎臣為狀元。尹閣老值家居。謂人曰。此名未善。蓋臣與成聲相似。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驗。人謂尹之言亦有本也。景泰辛未。狀元乃柯潛。時人云。極與哥同音。未幾。英廟還自北。退居南宮。固哥退之讖。

曹翰

曹翰從征幽州。方攻城。卒掘土得蟹。以獻。翰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像况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然。

鄭欽說

欽說天性敏慧。精歷術。開元後。累官右補闕。內供奉。初梁之大同四年。太常任昉于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鐘。起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決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地昉徧窮之。莫能辨。因遺戒子孫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得其解者。吾死無恨。

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時出使。得之于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輒悟曰。此卜宅者。搜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地日辰也。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二也。由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二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比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泱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泱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地升之大驚。服其超悟。

楊德祖四條

楊修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椽桷。魏武自出看。題門中活字。便去。楊修急令壞之。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之。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常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齋白八字。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俟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于字。為絕幼婦。少女于字。為妙。外孫。女之子也。于字。為好。齋白。受五辛之器。于字。為解。所

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歎曰：吾才去卿乃三十里。

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惟曰：雞肋。外曹莫能曉。楊修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私語營中。戒裝。俄操果班師。德祖聰穎外露。為操所忌。其能免乎。晉宋人主多與臣下爭勝詩字。故鮑昭多累句。僧虔用拙筆。皆以避禍也。

劉顯 東方朔

梁時有沙門詔田。武帝大暑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劉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

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時上林獻棗。帝以杖擊棗。帝曰：叱叱。先生東來。朔至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乎。朔見上以杖擊棗。兩木為林。上林也。東來棗也。叱叱四十九也。

關元寺沙彌

乾符末有客廬廣陵關元寺。不為僧所禮。題門而去。題云：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令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解。有沙彌知為誨語。是合寺前卒四字。

令狐綯

令狐綯鎮淮海日。嘗遊大明寺。見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儂。二人

相連。不久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莫辨。有支使班蒙一見。知是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

丁晉公

廣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夜見美人。蓋鬼也。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慶成不解。述于丁晉公。丁解云。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撲兒。瓜子也。御厨飯。官食也。乃獨眠孤館四字。

相國寺詩

荆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壁云。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柘條。阿儂去家京洛遥。驚心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為夫出婦憂亂荒也。及荆公罷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于貧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字。荒蕪有草也。草田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傍去為法字。女帶笠為安字。柘落木為石字。阿儂乃吳言。合之為誤字。去家京洛為國字。寇盜攻剽為賊民。蓋隱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李彪

後晉孝文嘗宴群臣。舉厄言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鐘。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

姬瓊注。坻。屠兄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枝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
總悟曰。此習字也。孝文即以金鍾賜彪。

劉琰

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作謎詩於燈上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
枝橫。恐洩天機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却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歸。本來面目君
知否。諸人不辨。惟劉琰一見知之。乃辛未狀元四字。琰辛未榜
吳人也

木馬謎

秦少游為謎。難坡公云。我有一間房。羊間租與轉輪玉。有時射出一線光。天下邪魔不敢當。
坡公應聲曰。我有一張琴。琴絃藏在腹。馮君馬上彈。彈盡天下曲。小妹曰。我有一隻船。一人
搖櫓一人牽。去時牽纜去。來時搖櫓還。三謎皆指木馬。而後二謎更勝。

拆字謝石等四條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雜析
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
此非觀察所書也。中貴人愕然曰。但據字言之。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日十月字。非

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畫鸞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論說俱有精意錫賚甚厚。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謂朝士曰。此閨內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故知是公內助所書。問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還可得否。曰正以為此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聞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皆當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為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聞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今不見土只見也。俱是。否。曰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賤室憂懷娠過月。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旁二豎。下畫為十三也。而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故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為蛇字。今尊聞所娠殆蛇妖也。然不見虫。則不能為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畏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百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後石拆春字。謂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忤相檜死於戍。

建炎間術者周生善相字。車駕至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為兀朮。不旬日果傳兀朮南侵。當趙秦廟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字左筆斜貫之。踪跡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驗。往年有叩試事者。書串字。術者曰。不特鄉闈得雋。南宮亦應高擢。蓋以串寓二中字也。一生在旁。乃亦書串字。令觀術者曰。君不獨不與賓興。更當疾詢其所以。曰。彼以無心書。故當如字。君以有心書。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果然。

相傳文皇在燕邸時。嘗微行。詣一相字者。寫帛字令看。其人即跪拜稱死罪。王驚問故。對曰。皇頭帝脚。必非常人也。後有人亦書帛字。其人曰。是為白巾。君必遭喪。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字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諧譎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而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歸至昆陵而卒。子由老于穎。十餘年而終。魯直竟沒于宜。

子犯

城濮之役。晉文公夢與楚子縛。楚子伏已而監其腦。足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

劉伯溫

高祖方欲刑人。劉伯溫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不祥。欲以應之。公曰。頭上血。衆字也。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為停三日而待之。而海盜降。

董伽羅

連海節度使段思平。為楊氏所忌。逃之。剖野核桃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吾當以是日舉義。遂偕兵東方。及河欲渡。思平夜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以問董伽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為大夫。夫去首為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為王。鏡中有影如人相敵。鏡破影滅。無對矣。思平乃決。遂逐楊氏。而有其國。敗蒙曰大理。

小說載秦王夢日落山崩。海乾花謝。群臣莫能解者。甘羅年十二進曰。日落帝星現。山崩地太平。海乾龍獻寶。花謝子收成。事雖不經。亦云善對。